

现代思想文化译丛

XIANDAI
SIXIANG

现代哲学人类学
批判

〔苏〕佩·弗·科尔涅耶夫著

WENHUA
YICONG

東方出版社

· 现代思想文化译丛 ·

现代哲学人类学批判

〔苏〕佩·弗·科尔涅耶夫著 李昭时译

東方出版社

Корнеев П. В.

КРИТ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БУРЖУАЗНЫХ И
РЕВИЗИОНИСТСКИХ КОНЦЕПЦИЙ ЧЕЛОВЕКА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81.

根据莫斯科高等学校出版社1981年版译出

现代哲学人类学批判

XIANDAI ZHAXUE RENLEIXUE PIPAN

著者/[苏]佩·弗·科尔涅耶夫

译者/李昭时

封面设计/苏彦斌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6.5 字数/103,000

版次/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630

D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 7-5060-0015-6/B·12 定价 2.55 元

译 者 的 话

人的问题是近20年来苏联理论界最为重视的研究课题之一。对西方关于人的哲学学说的考察，是这一课题的组成部分，苏联学者加强了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陆续发表了一批论文和专著。从这些论著中可以看出，苏联哲学家开始重视对西方哲学的人的学说的研究，以比较客观的态度具体分析这种学说，并把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为分析评价的出发点。

作者佩·弗·科尔涅耶夫是苏联哲学副博士，任梁赞医学院哲学和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副教授，从60年代就开始研究西方哲学人类学问题，1967年发表过一部专著《现代哲学人类学》，此外还有专题论文多篇。

作者的这本书原名《现代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人的学说的批判》，鉴于书的内容主要是批判以M. 舍勒、A. 格伦、A. 波尔特曼等人为代表的现代哲学人类学，故改用现名。

目 录

引 言	1
-----	---

第 1 章 现代哲学人类学的理论

根源和社会根源	6
---------	---

第一节 人对人自己来说成为“疑问”	6
第二节 哲学人类学的社会性质	26
第三节 哲学人类学和现代科技革命	49
第四节 哲学人类学和修正主义	65

第 2 章 舍勒关于人的学说是现代

哲学人类学的起点	76
----------	----

第一节 舍勒理论中“冲动”和“精神”的二元论	76
第二节 舍勒的社会政治观点与现代	113

第 3 章 活动是软弱的标志吗？

(格伦的人类学)	132
----------	-----

第 4 章 生物学人类学和医学人

类学	154
----	-----

第一节 波尔特曼和“爱拉诺斯”小组	154
第二节 医学人类学	179

引 言

对于人来说最重要和最有趣的东西，也就是人。各个时代的杰出思想家——索福克勒斯、歌德、高尔基等人都讲到过这个思想，它初看上去十分简单，却蕴藏着深刻而多方面的含义。然而人不仅是最重要和最有趣的，而且是最难于理解和研讨的课题。什么是人？这似乎是个简单的问题，并不难回答。德谟克利特就说过：“人就是我们大家都知悉的那个东西。”^①然而亚里士多德及其他古希腊罗马著作家已经对这一论点提出批评。他们很有道理地指出：只有在仅仅“依其外形和肤色”^②，即纯经验地为人作出规定的情况下，这一论点才有意

① 《古希腊唯物主义者。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言论集》，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5年，第148页。

② 同上。

义。对人进行这样的研究是必要的，但显然是不够的。人的主要之点是什么？人同动物的基本区别在哪里？从道德的、美学的、心理学的方面来看，人是怎样的？提出这些以及类似的问题就足以表明对人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巨大困难。“只要人类还存在，人的问题就将会保持其现实性，而且对这一问题的任何解决，都正象人类历史一样仍然是未完结的。”^①对人的研究也象人本身一样，是多样的、复杂的和引人入胜的。

人的自我认识不仅是一个“‘纯’理论”问题：它能引起十分重大的实践后果。人高于其他生物的特点，是高度的可塑性、可变性，自觉地、有目的地造就自己（从体力上的培育到最精微的内心体验）的能力。我们正是根据人是什么和人应当怎样的观念来教育自己和别人，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的。就全社会来说也是如此：关于人和人的生活的适宜条件的思想，是许多社会运动、党派、组织制订及论证其政策的重要理论渊源之一。人的自我认识不仅来自思想上的求知欲望和钻研精神，而且（尽管当然并不总是那么直接地）来自时代的社会现实，这样或那样地反映着各个社会阶级的状况和斗争。对于

① T. H. 奥伊则尔曼：《哲学史科学问题》，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69年，第220页。

当代来说尤其是这样。人的问题是当代意识形态斗争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对于进一步研究人的问题的兴趣大大增强了。^①从苏共二十五大和二十六大的决议来看，人的问题尤其成为迫切问题。这些决议指出，自伟大的十月革命时代以来我国发展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苏维埃人，苏维埃人的知识丰富了，学识提高了，精神需要大大增长了：党的活动的目标是为人的幸福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

此外还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思想斗争日益尖锐，帝国主义的宣传越来越巧妙，对苏维埃人的意识施加腐蚀性影响的努力加强了。这一切都明显地表现在关于人的观点上。

马列主义哲学对人的研究是在同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理论的尖锐斗争中进行的。许多现代资产阶

① 例如可参见：Б.Т.格里戈里扬：《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73年（中译本三联书店，1984年）；В.Е.达维多维奇、Р.Я.阿博林娜：《人类，你是谁？——理论肖像》，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75年；《人的综合研究和全面发展的个性的形成。全苏科学会议报告提要》第1—6辑，莫斯科，1975年；А.Г.梅斯利夫琴科：《作为哲学认识对象的人》，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72年；Г.Л.斯米尔诺夫：《苏维埃人。社会主义类型的个性的形成》，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71年；В.霍利切尔：《科学的世界图景中的人》，译自德文，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1年。

级哲学流派都对人的问题很感兴趣。在历次国际哲学大会上，关于人的讨论都占据显著的位置。在现代资产阶级的人的理论中，影响特别大，传播特别广的是哲学人类学，它的创始人是著名德国思想家马克斯·舍勒（1874—1928），代表人物还有H. 普莱斯内尔、A. 格伦、E. 罗特哈克尔、M. 兰德曼、H. E. 亨格斯坦贝格、H. 韦恩和许多别的作者。它的出版物数量很多，而且它的代表人物不限于学院课堂的范围，越来越经常得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大众传播手段来宣扬他们的思想。哲学修正主义以资产阶级哲学人类学为依据，力图歪曲现实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实质，歪曲马列主义关于人的学说。因此，密切注视哲学人类学并对其进行详尽的批判分析就不仅是有理由的，而且简直是必需的。然而在苏联和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书刊中，致力于这一目标的著作还不多。^① 不论这些著作的

① 其中有C. 阿韦林采夫等：《哲学人类学》，载《哲学百科全书》，莫斯科，1970年，第5卷；И. И. 安东诺维奇：《现代“哲学人类学”（批判概述）》，明斯克，科学与技术出版社，1970年；《20世纪资产阶级哲学》，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74年（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哲学史研究》第1辑《哲学人本主义的演进与资产阶级人学的危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73年，第2辑《哲学人本主义的演进》，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75年；П. B. 科尔涅耶夫：《现代哲学人类

质量如何，批判地评价已经形成的、“现有的”以及最新的、还在不断形成中的各种现代哲学人类学理论，仍然是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

本书对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进行批判。主要涉及德国的和以德文写作的作者。但是如果认为对人感到兴趣的只有德国哲学，那就错了。近年来在许多别的国家也出现了很多重要的、各式各样的关于人的著作，这就使这个课题更显得重要。

怎样解释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对人的兴趣的高涨呢？哲学人类学是为什么和怎样产生的呢？

学（几个问题和流派）》，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67年；K. H. 柳布京：《现代哲学人类学批判》，莫斯科，知识出版社，1970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现代哲学和社会学（几个流派和问题）》，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71年；Löther R. 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 und psychologische Kriegsführung.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1960, Hf. 3.

现代哲学人类学的理论 根源和社会根源

第一节 人对人自己来说成为“疑问”

研究现代哲学人类学产生的条件和过程对于我们这个课题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但是这也是特别困难的，因为这要求熟悉各种已经形成的哲学人类学理论，它们的内容和结论。哲学人类学者本人实质上只是当哲学人类学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轮廓之时才开始认真思考这一流派的形成过程的。因此，在分析哲学人类学产生的过程时便不得不经常求助于不是在它出现的时期，而是在晚得多的时期提出的论点。

每一种文化必然要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人的形象。然而应当阐明的是，为什么“永恒的人的问题”特别引起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密切注意，这个问题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提到他们面前的。

舍勒在论证哲学人类学对于当代的特殊必要性时，提出了一个后来广为流传的关于人的“疑问性”

的论点：“关于人的本质和起源的观念，过去任何时候都没有象现在这样有争议，不确定，不相同……

在将近一万年的长期历史中，我们是这样的第一代
人，在这一代人中，人对于人自己来说整个地、完全地成为‘疑问’，在这一代人中，人不再知道人是什么……”^①的确，近代史和现代史上出现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迅猛的社会进步和激烈的社会动荡，这些都不能不在人的世界观和自我意识中反映出来。在过去，人们的生活通常是不慌不忙地，从容不迫地，按照既定的民族的、等级的、家族的传统陈规进行的。宗教告诉教徒们说，现存的一切都是建立在稳固而公正的基础上的。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生活制度的迅速瓦解和更替，在人们心中引起空虚、迷惘、不确定的感觉，这些感觉不仅同周围世界，而且也同人自身的本性有关。

这种过程现在仍在继续发生。著名的奥地利心理学家和精神疗法医师V. 弗朗克尔，在指出西方广泛地流行着感到生活无意义的情绪之后，谈到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动物不同的是，本能并不告诉人，他应当做什么；与过去时代的人不同的是，传统今

① Scheler M. Mensch und Geschichte. Zürich, Verlag der Neuen Schweizer Rundschau, 1929, S. 8.

天不再告诉人，他必须做什么。”^①

这种思想，在资产阶级哲学中早就有人说过。舍勒的老师 R. 艾肯早在1890年就写道：“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最近几十年和几个世纪的巨大变化，除了种种成就之外也带来了精神领域的重大动荡，这些动荡造成了极其困难的问题、尖锐的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是不能置之不顾的。尽管文化在胜利地向前发展，活生生的人作为整体却被冷落了。”^②艾肯在他的回忆录中随口说出的一个想法是很值得注意的：“……许多过去认为是显而易见的东西，现在都成为困难的，几乎是无法解决的问题……”^③。这种情况是特别重要的，不考虑到这种情况，就几乎无法真正了解哲学人类学的许多论点。一些人类学者^④直截了当地写道：他们的科学所研究的是“普通的”、“平常的”东西。但是在旧秩序和旧观念根本变革的时期发生了“显见性的崩溃”^⑤，

① *Frankl V.E. Die neurotische Lebensproblematik unserer Zeit von der Psychotherapie gesehen. Universitas, 1972, Hf. 6, S. 620.*

② *Eucken R. Die Lebensanschauungen der grossen Denker. Leipzig, Verlag von Veit und Co., 1890, S. 1.*

③ *Eucken R. Lebenserinnerungen. 2. Aufl. Leipzig, Verlag von K. F. Koehler, 1922, S. 108.*

④ 本书中经常把“哲学人类学者”简称为“人类学者”。请读者注意其特定含义。——译者注

⑤ *Köstlin K. Sicherheit im Volksleben. München, 1967, S. 24.*

产生了对过去不假思索地接受的东西进行研究和证明的要求，而且这种证明显见的、不再是老样子的东西的工作确实很可能成为极其复杂的，甚至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由此可见，促使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去研究人生问题的，是这样一个简单事实：现在很多生活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人，确实可靠地发现了，并且尖锐地，有时是痛苦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含糊性、“疑问性”等等，而且是在自己的日常意识和日常行为中直接感受到的。然而这并不是现代哲学人类学产生的唯一原因。在关于人的哲学理论以及与人相关的具体科学中，特别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尖锐的冲突和分歧，以及由此而来的含糊和不确定性也是十分典型的现象。前面引用的舍勒的那段话说，关于人的本质和起源的观念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自相矛盾和众说纷纭，但是这个问题是如此重要，又不得不详细地研究它，他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19世纪的许多关于人的哲学理论的共同特点是欧洲中心论。人的“欧洲类型”直接或间接地被看作基本的，甚至是唯一可能的类型，看作整个人类的无可争辩的标准。当然，不同种族和部落的风俗习惯的差异是人们早就知道的，但并不是总能得到科学和哲学的认真研究，有时竟被当作奇事轶闻的搜

集。然而在19世纪末，由于一系列科学（从历史学和考古学到心理学）的发展，特别是由于民族学家的多次探险和野外考察，还有“比较民族学”的理论成果，人类的多样性已经越来越经常地被当作应该予以重视和作出说明的重要事实。欧洲中心论被动摇了。人们看到，除了人的“欧洲类型”之外，还现实地存在着其他完全不同的“类型”，这些类型也各有其世界观和自我意识、生活方式、传统、道德规范和艺术规范等等。

当这些“类型”之间的区别被描述出来并且得到自然科学人类学和哲学人类学的许多代表人物的承认时，在他们对人的观点中发生了重大的和意义深远的转折。引人注目的是，这种转折同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讲到的自然科学危机颇为相似。这两种现象在时间上是一致的，它们都同根本改变过去曾经是稳固的、习惯的观念有关，都把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引向相对主义、唯心主义、非理性主义。列宁指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自然科学中发生了“最基本的原理被推翻”^①的情况，某些学者由此而得出了唯心主义的结论。在对人的理解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259页。

这一点可以从民族学家自己的著作的一些段落中得到证实。20世纪著名的德国民族学家里哈德·图尔恩瓦德在他的五卷巨著《人类社会及其民族社会学原理》中，阐述了他的研究工作，其中包括他在不发达国家的考察时多年观察的成果。尽管这部著作中也呼吁研究“全人类的”东西，图尔恩瓦德本人却从文化的多样性的事实中得出倾向于相对主义、不可知论、唯心主义的结论。图尔恩瓦德断言，既然过去科学中的片面的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在文化研究中的任何概括、任何理论原则都是“在写字台上臆想出来的”和强加给“别的时代和别的民族作为武断的价值尺度”^①的思想。因此“最好还是取消它们（理论原则。——引者）的‘魔力’称号而直截了当地承认，我们在利用我们自己创造的助手来充当坐标系，而在现实中是没有任何线是与这种坐标系相应的。”^②这个比喻是很说明问题的：这位资产阶级民族学家依据的是对于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性质的唯心主义理解，按照这种理解，这些科学都是人类理智的任意构造。

① Thurnwald R. Die menschliche Gesellschaft in ihren ethno-soziologischen Grundlagen. Berlin und Leipzig, Walter de Gruyter & Co. 1931, Bd. 1, S.V III.

② 同上。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人类学者们自己的著作。在H. 普莱斯内尔的理论中，关于人的各种文化历史类型不可比较的思想占有重要地位。他从“以开放的目光纵观各种文化和各个时代的全部广阔领域”的要求得出结论：关于人的本质不可能作出任何明确的、有内容的断语，因为人的本质似乎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①。普莱斯内尔强调，一种文化的人的“思维、意志和感情的风格”同另一种文化的人的风格“不能作任何比较”。^②

人类学者的这类论断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但是引起人的理论中的含糊和困难的并不只是民族学和历史学（确切些说，是对这些科学的资料的一定的理解）。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和艺术活动家等等对人的可变性和多面性的观察，也导致同样的结果。

根据这些情况，人类学者得出了相对主义、不可知论、非理性主义式的结论。他们甚至认为，对于任何关于人的理论的最初步的、作为出发点的和

① *Plessner H. Macht und menschliche Natur. Ein Versuch zur Anthropologie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ansicht.* Berlin, 1931, S.23-27.

② *Plessner H. Die verspätete Nation. Über die politische Verführbarkeit bürgerlichen Geistes.* 3. Aufl. Stuttgart, W. Kohlhammer Verlag, 1962, S. 122.